

特殊战争系列丛书

JAMES C.DONAHUE

doce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古籍书城

# 闪电突击队

美·詹姆斯 C  
张可华 张云箏  
译 道纳休 著

MOBILE GUERRILLA FORCE

—— 美军特种部队  
深入越共控制区行动纪实

WITH THE SPECIAL  
FORCES IN WAR  
ZONE 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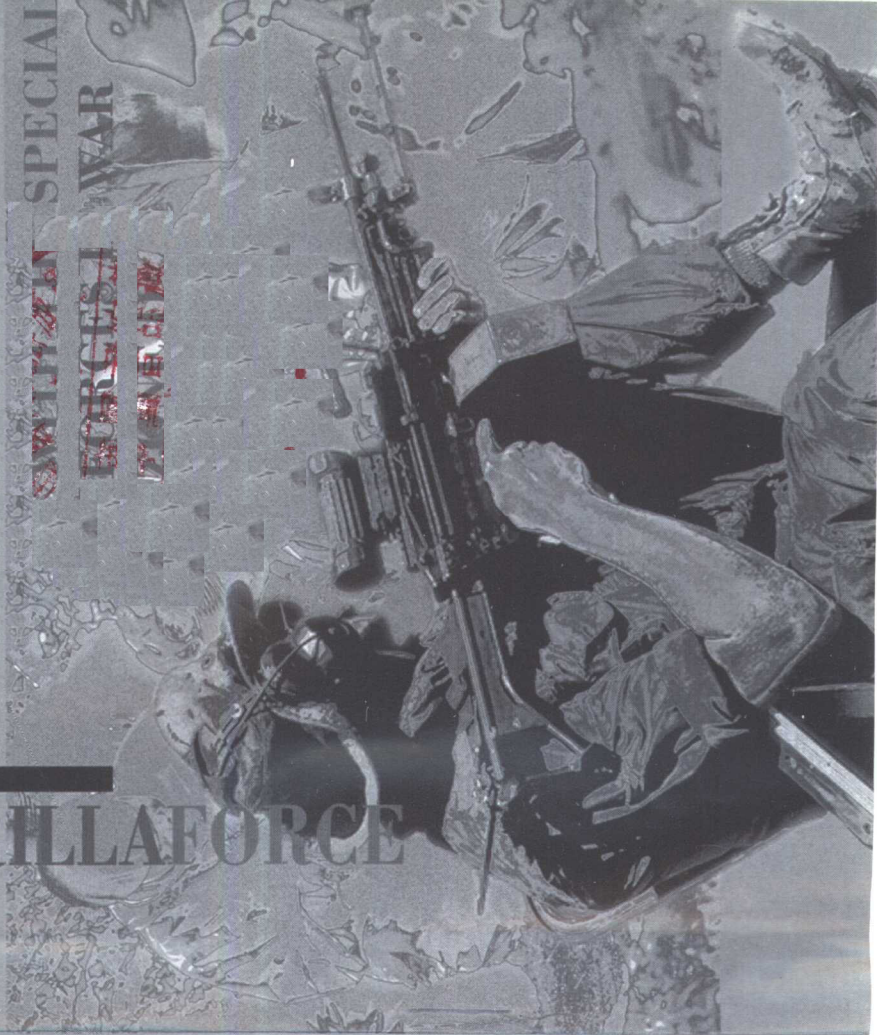


# 闪电游击队

—— 美军特种部队

深入越共控制区行动纪实

MOBILE GUERRILLA FORCE



SPECIAL  
FORCES  
WAR  
FORCE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闪电游击队：美军特种部队深入越共控制区行动纪实／  
(美)道纳休(Donahue, J. C.)著；张可华，张云箏译。  
北京：群众出版社，1993

(特殊战争系列丛书)

书名原文：Mobile Cuerrilla Force, With the Special  
Forces in War Zone D

ISBN 7-5014-1758-X

I. 闪… II. ①道…②张…③张… III. 纪实文学-美  
国-现代 IV. 1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8)第09520号

特殊战争系列丛书

### 闪电游击队

——美军特种部队深入越共控制区行动纪实  
(美)詹姆斯C·道纳休著 张可华 张云箏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通县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75印张 170千字 插页2

1998年5月第1版 1998年5月第1次印刷

---

ISBN7-5014-1758-X/1·699 定价：10.80元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 序 言

1957年，美军特种部队卷入越战。其标志是位于冲绳岛的美军第一特种兵团的一个小组开始训练越南共和国民主部队。当时的训练基地设在芽庄的克蒙多训练中心。训练的最终目的是组建越南战争美军特种部队中坚部队。

自1957年至1961年，第一特种兵团的主要任务是训练南越的正规军。但到1961年末，特种兵团的任务加剧。除训练任务，还要为位于南越的小股部队担当军事顾问。这些小股部队主要包括蒙太那德人、柬埔寨人、华人及一些宗教团体组成的部队。

上述小股部队最终发展成为民众非正规抵抗部队。1964年，第五特种兵团空降部队开往越南参战。1965年2月，特种兵

团 A 组为民众非正规抵抗部队建造了 48 所营地。这些营地及其所驻扎的轻装步兵由驻越南美军特种部队控制。当我正在考虑第五兵团的行动计划时，过半数的营地已处于敌占区包围之中。

1967 年，随着闪电游击队 A303 分队的建立，我军在敌占区进行特种军事行动的战斗力的战斗力大大增强。与民众非正规抵抗部队所不同的是：闪电游击队队员组织纪律性好、素质高、装备精良、而且由美国调遣。正如驻越美军军事参谋部长官金·威廉·西蒙兰德在他所著的《来自越战的报告》一书中所述：“特种部队孤军深入敌后，在切断敌军军备运输送线、破坏敌军基地、攻击敌后基地及收集战时情报方面取得了赫赫战绩。”

在《闪电游击队》一书中，作者吉姆·道纳休生动地再现了美军特种部队士兵在越战时的真实情景。书中所涉及的奇袭、诱雷、空中打击、空投军需品等细节描写均属历史事实。作者道纳休亲临战场、真切感受了越战，也真正了解越战，这本书也正是基于作者亲身经历而作。

——弗兰西斯·凯利上校（代号“黑杰克”）

——1966 年 6 月—1967 年 6 月越战期间美军第五特种兵团空降部队指挥官

## 2 闪电游击队

## 楔 子

1966年10月，詹姆斯·格瑞兹上尉是位于南越芽庄军事学校的行政长官。该学校主要是训练那些进行远距离侦察人员以及在越南南北部老挝、柬埔寨进行特殊军事活动的士兵，格瑞兹上尉到瑞克多学校任职仅两个星期，就被弗兰西斯·凯利（代号为黑杰克）上校召见，当时凯利上校是第五特种军团的指挥官。格瑞兹上尉刚走进凯利上校的办公室，上校就指着一幅越共占领区的地图问格瑞兹：“你认为是否有可能带领一个连进入越共秘密驻军地区，在几乎没有援助的情况下从事游击战争？唯一可能的后援是一架飞机进行散投食物、给养及弹药。”

格瑞兹上尉告诉凯利上校，基于他的经验，一个连的部队，进入D战区，进行

长时间游击战争是不可能的，他们一旦进入该 D 战区就会被越共发现，最终被消灭。但格瑞兹上尉离开之前表示：如果上校执意想这样做的话，他愿意做该项任务的地面指挥官。

十天后，格瑞兹再次被凯利召见，凯利告诉格瑞兹，他已决定派由美军指挥的游击队插手越南战争，他决定让格瑞兹负责指挥闪电游击队，而该游击队很快即将开始在做战区的游击活动，当格瑞兹问及武器、装备不足的问题如何解决时，凯利咆哮说他对格瑞兹上尉的问题不感兴趣。

几天后，格瑞兹乘飞机到边河，在那儿他遇到了叶迪那克上尉，在来边河之前，叶迪那克上尉在位于西贡省、西贡市西北的特种兵营任职。到达边河的第一天，叶迪那克向第三战略区的特种部队发出密码信，请求志愿军前来进行游击战。格瑞兹、叶迪那克和 C 组指挥官詹姆斯·哈德斯顿及弗恩见面。哈德斯顿送给他们两张办公桌，同时告诉他们当美国与本土士兵到达后，他们可以在迈克兵团为他们安排住宿。当时我在离西贡北部 80 英里处的达克芬特种兵营做战地医生，同时也是蒙哥马利轻装步兵连的军事顾问，派美国领导的闪电游击队进入越南参战是一个既有挑战性又激动人心的想法，它和传统的作战思想格格不入，在我看来，这意味着特种部队将成为越战主力，尽管我在越南的时间已经不多，但我请求位于小河的 B 组允许我延长服役期六个月，参加闪电游击队，两星期后，我被派到驻扎在边河的闪电游击队 A303 分队。为了招募本土士兵，叶迪那克和一个被称为“自由柬埔寨人”的地下组织取得联系，以一个位于西贡市内较偏僻位置的佛塔作为指挥部共招募了 263 人。1966 年 10 月 10 日停止招募后，用大卡车把这些新兵运送到霍高特特种兵营。

## 2 闪电游击队



霍高特位于西贡至边河的高速公路边上，离首都北部只有几英里。自1966年11月13日至12月15日，我们对柬埔寨人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集训，因为这些柬埔寨士兵背景很不相同。他们学习步兵基本常识，诸如绘地图，战术通讯，如何读懂地图和使用指南针，肉搏战及紧急救护，除此之外还训练他们使用无声及特种武器，地雷，夜间行动以及如何确定空投地区。

在霍高特的闪电游击队被分编为一个总指挥队，三个主力排和一个侦察排，每一排有55个柬埔寨士兵，总指挥队由格瑞兹、瓦格那以及威廉姆·琴多的三十个柬埔寨人组成，其中瓦格那是无线电发报人员，威廉姆是情报人员。侦察排有查理·查尔顿领导。乔治、凯利和格劳普作为他的代理指挥官。

第一主力排由豪尔德率领，他的代理指挥官是丹尼斯和詹姆斯，第二主力排由英格兰率领，他的代理指挥官是叶迪那克，同时兼任闪电游击队的指挥官，据说英格兰是第二主力排的唯一具有上尉军阶的人。格瑞兹派叶迪那克指挥第二主力排，是为了确保在指挥排被消灭时由他来进行全面指挥。乔治和我是第三主力排的指挥官。乔治同时也是轻型武器专家，我是代理指挥官同时兼任战地医生。

在霍高特的训练结束后，我们被送往边河的空军基地。在那儿我们登上了C-123飞机，然后飞往位于达克芬的以前的军营。整个军营呈星状分布在D战区的北边。周围群山环绕，灌木丛生，是一个理想的训练战术的地方。在到达达克芬的第11天，我们秘密计划潜入丛林，开始了一个代号为“黑杰克”的游击行动。

当我们在达克芬着陆时，我们高举美国和自由柬埔寨人的组织的军旗，使我们吃惊的是军旗使越南特种部队非常恐慌，双方对峙几乎交火，僵持一段时间之后，格瑞兹说服对方的中尉，越南民主阵营特种部队的指挥官，我们是闪电游击队，他们无需恐慌。

第二天早晨，我们收到一份无线电报，电报说凯利上校和他的几位随从将从西贡飞抵达克芬。上校到达达克芬后和格瑞兹上尉进行秘密会谈，通知格瑞兹，威廉姆·西摩兰德将军要求闪电游击队弄一种绝密电子对抗装置——黑匣子。它被击落的 U-2 侦察机装置，该侦察机在省会南部丛林中坠毁，凯利决定让闪电游击队执行寻找黑匣子的任务。

第二天早晨一个空军小组为我们提供了飞机失事的详细情况，该侦察机在侦察任务完成返回的途中，遇到一些麻烦，在距地面 26000 英尺的高度爆炸，该空军小组进行广泛的空中侦察但始终未能找到。

我们还被告知，飞机上唯一重要的电子设备就是黑匣子，黑匣子对于美国国家安全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后来我们了解，黑匣子能够使敌人的雷达信号出现失误，不像其他电子对抗系统那样使敌军雷达系统出现信号混乱现象，黑匣子能够让敌人认为他们雷达系统的信号是错误的。黑匣子内装有自动防爆装置，可以在飞机出现意外事故确保安全。空军小组的技术人员找不到与黑匣子取得联系的方法，空军小组的一位技术人员，基于 U-2 的速度和高度，飞机估计降落在越南共产党控制的 440 平方英里丛林中，他认为寻找黑匣子像海底捞针一样困难。两天后，我们乘上 C-123 飞机行程 26 英里从达克峰到达宋北，偏远的机场坐落在内巴拉基地的北部。

着陆后，我们登上特种部队 B 组的卡车，开往内巴拉基地的西北不远处的一个地方，在那我们列队向南推进，悄无声息地进入灌木丛中开始搜寻。

为尽可能找到黑匣子，格瑞兹上尉精密安排每一平方英里的搜寻计划。队伍被分成不同的排，每一排被分成具体的地域寻找，每一排到达寻找地域后，呈直线散开，人与人之间间隔为 10 米向前推进。

当我们在竹林和灌木丛中寻找了三天之后，我们在山南发现一堆金属、线和飞机的残骸，失踪的 U-2 飞机的残骸，飞机在坠毁时，在地面形成了 30 多米的大坑，周围的竹林被毁，落地点周围的空气中，弥漫着橡胶和燃料燃烧时的气味。唯一完好的部分是它的发动机，我们仔细检查了残骸，彻底寻找周围地区，但未找到黑匣子，我们估计，黑匣子肯定在 26000 英尺高空，与飞机分离。

那天晚上，我们在周围的山上扎起临时营地，第二天早上，继续分组寻找，临近中午时分，叶迪那克报告说他们排已经发现黑匣子，三小时后，查理上尉——A-IE 侦察机驾驶员——用无线电告诉格瑞兹，一架直升机将前去取黑匣子，格瑞兹告诉查理，直升机必须带上一条 120 英尺的尼龙绳，以供从弹坑中将黑匣子吊上来。30 分钟后，我们从无线电通讯设备中了解到，黑匣子已经装上了直升飞机，完好无损。当天下午，第三排回到临时营地，我们安排好柬埔寨士兵之后，乔治和我碰到了格瑞兹的柬埔寨翻译，他操着不太熟练的英语，告诉我们，找到黑匣子之后，格瑞兹上尉，想找到敌军活动区域，然后确定袭击的确切地点。他接着告诉我们，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突袭越南共军基地，我们距该基地有一天

的行程。

当我们正和格瑞兹的翻译聊天时，格瑞兹通过无线电说他抓到一个俘虏，想让我给俘虏治伤。我跟着翻译一起过去，看见琴多正在通过一个柬埔寨翻译审问俘虏，战虏被反绑着坐在一个腐烂的树桩上，看上去16岁左右，穿着血迹斑斑的黑色迷彩服及一双便鞋，我把药箱放在他身边，发现他在发抖。在清洗他额头和脸上的伤口并把他们包扎好之后，我给他注射了一针青霉素，他的手停止了颤抖。

他边吃罐头边告诉我们，他的名字叫水，他的伤口看起来比较严重，流血不止，我们递给他一个空军专用信号镜，他照了照镜子，显得非常惊慌。琴多告诉他，如果不赶快上医院，他会死的，但如果他能告诉我们他们的行动计划，我们将送他到西贡去治疗。令人吃惊的是，战俘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布雷兵，在1965年进攻宋北时受伤，刚被派到一个地方防御部队。他还告诉我们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有一个越南共军的营地，他知道如何避开越共营地的卫兵及地雷。尽管战俘的话没有多大的可靠性，但是格瑞兹上尉决定按照他提供的信息行动，迅速进攻越共营地，推迟向东行进的计划。

不到一小时，我们来到一个泥泞的峡谷，我滑下峡谷，突然一股木柴燃烧的浓烟和越南饭菜的气味扑面而来。在战俘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一块树木稀少、藤蔓丛生的地方。在山脚下我们排成一队，进入一个第一层树叶已被砍掉仅存树干的丛林中，树冠之下烟雾弥漫，灰濛濛一片，当我们来到营地旁时，突然传来一阵喧嚣与嘻闹声。

几秒钟后，树冠下枪声四起，红色曳光弹在地面穿梭，我们在战壕中一阵小跑冲上前去，然后穿过几片竹林，来到越

南共军兵营的厨房，厨房内有两个 10 加仑的金属锅在沸腾，锅旁下边炉中烟火腾腾，我飞快穿过离厨房很远的一条飞溅的溪流，看到敌人正在四处逃散。

迅速搜查了一下兵营，我们发现越共把小河的河底修成了一条路。河底土质很硬，隐藏在几英尺深的水面下。除非在上面走一走，一般的人都不会相信下面是一条路。琴多认为这是一条贯通东西的极其隐蔽的运输系统。我安顿好后回到我们的临时营地。

第二天早上，我们收到了第一批空投给养。C-123 飞机配有计算机空投地点设定系统，该系统能够精确地计算出在何处进行空投，在边河时就有人告知我们这一系统能够很准确地在夜间及坏天气实行空投。但很明显，计算机没有把空投物品的前冲计算在内。当飞机飞抵空投上空时，错误地投放了空投物品。空投物品被系在红色、黄色及绿色降落伞上，降落伞打开后，连同物品一起落在了空投地区边沿的大树上。几乎花了一小时才将物品取下，又花了 30 分钟才将食物、弹药及给养分到大家手中。

圣诞前夕的那天下午，我们向东行进以寻找在圣诞节时对越共兵营进攻的地点。我们正在测算什么时间发起进攻时，英格兰率领的排和越共发生了小规模冲突，但不知越共究竟有多少人。尽管没有发现死亡的越共士兵尸体，但从那一滩鲜血中可以肯定其中至少有一人被击中。

我们向东前进了 500 米，然后停下来和 C 组通过无线电取得联系。向 B 组报告了我们的形势后，凯利上校告诉我们约翰逊总统已得知黑匣子被找到的消息。同时还告诉我们我军已和越共签署了圣诞节休战协议。我们要在圣诞过后才能

进行军事行动。尽管我们对休战抱有怀疑，我们服从命令，转移到一块空地给战俘和受伤的柬埔寨人疗伤。格瑞兹想让直升机把叶迪那克送到总部以让他做下次空投前必要的安排，也就是说安排 A-IE 战斗机空投，而不让 C-123 空投。

直升机着陆时没有遇到麻烦，但由于超重及气温过高，驾驶员无法直接使直升机再次直线起飞，除非从树林中穿过，飞行员试着起飞了两次都未成功，我们只得让战俘从直升机上下来，重量减轻，飞行员终于驾机越过树林。

为了给战俘的伤口消毒，我们转移到附近的小山上围成一个圆。乔治、我坐在一个倒地的树上一起回顾我们的拯救计划。山恩是我们柬埔寨排的一位上士。经常带着黑色的贝雷帽，操着带有法语口音的英语。当我们的谈话结束时，灌木丛已变得乌黑一片，我爬上吊床，仰望繁星密布的夜空，今晚是圣诞前夜。

## 内 容 简 介

本书作者 17 岁加入海军陆战队，1962 年古巴导弹危机时随队开往古巴，后又转入空降部队，越战爆发后，又到特种兵团服役，参与越战是个身经百战的老兵。本书描述的都是他越战中的亲身经历。他与一群柬埔寨雇佣军受命深入越共控制区寻找被击落的 U-2 飞机的黑匣子——执行一个近乎自杀的任务，然而却戏剧性地获得成功。此后，他们便生活战斗在越南热带丛林中，背着数十磅的负重，包括枪支弹药、各种型号的地雷、压缩食品、吊床雨具、通讯器材等，进行着现代化的游击战争。战争充满血腥，生活条件极其的恶劣，但他们却极富生命的活力。有关美国专家评述：描写越战的书不胜枚举，能与此书平分秋色的极少。

# 目 录

序言

楔子

第 1 章	( 1 )
第 2 章	( 8 )
第 3 章	( 16 )
第 4 章	( 22 )
第 5 章	( 33 )
第 6 章	( 45 )
第 7 章	( 57 )
第 8 章	( 65 )
第 9 章	( 81 )
第 10 章	( 97 )
第 11 章	( 109 )
第 12 章	( 125 )
第 13 章	( 134 )
第 14 章	( 147 )
第 15 章	( 156 )
第 16 章	( 174 )



第 17 章 .....	(189)
第 18 章 .....	(209)
后记.....	(232)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 第 1 章

远处的雷鸣惊醒了我在吊床上的酣梦。大雨自我头顶上方的树冠倾泻而下，重重地砸在紧紧裹在身上的防雨披风上。揉揉惺忪的睡眼，打了个哈欠，抬手看表突然意识到此时已是圣诞节了。抬头看看吊床周围，原本阴冷的夜晚更加显得潮湿而散发出阵阵枯枝的霉味。整个多乐省乌云密布，星光无色，周围的层林漆黑一片。闪光灯般的雷电使丛林忽隐忽现。借助闪电的亮光，我看见乔治就躺在离我咫尺之外的吊床上。

“喂，乔治。”我伸手猛摇他的吊床，乔治的雨披沙沙作响，一阵闪电掠过，我发现他已经坐了起来。

“怎么回事？”他很不满地问。

“圣诞快乐。”我小声说道。

“你把我吓死了。”说着又躺下了。“我正在做梦”。他侧过身，伸手从吊床下帆布包里取出一件东西。“接着，吉姆。”说着伸手递给我。“祝你圣诞快乐。”

“什么玩艺？”感觉像是一听饮料。

“百事可乐，自霍高特以来我就一直把这宝贝藏在我的包里。”

“有冰块吗？”我揶揄地问。

“从冰箱里取些不就行了。”他笑着说。

“嗨，我也有件东西送给你。”我伸手从吊床下的帆布包里取出一个塑料袋。离开霍高特的几天前收到家里寄来的水果糕，我没舍得吃完，还剩下两块。我把塑料袋放在胸上打开，取出一块递给乔治，“圣诞快乐。”我轻轻地说。

“谢谢你，吉姆。”他握握我的手，“愿你再活一百岁。”

我打开饮料呷了一口，“伙计，在游击队里呆上那么几天，再来几口百事可乐，感觉好极了。”说着我咬了一口水果糕。

“你说的对，我愿意在任何地方过圣诞，但在这个鬼地方——战场上，真是不那么令人神往。”

“你说的对，但我们总有一天会离开这潮湿的鬼地方。”

“这是你参军后的第一个圣诞节吗？”乔治问。

“是的，以前我曾服过役，但这是在游击队里过的第一个圣诞节，去年的圣诞节是和家人一起度过的，那时我正准备离开第七连队。”

“巴发罗是不是老下雪？”

“是的，每年的降雪量有一百多英尺。”

仔细一想，意识到这已经是我服役后的第二个圣诞节了。我边和乔治品尝我们并不丰盛的战地野餐，我边给他讲我

1961 年度过的那个战地圣诞之夜——我的第一个在服役期间的圣诞节。那时，我被派到佛罗里达州的圣福特的海军陆战兵营，我在兵营门口——1 号岗值午夜至凌晨 4 点的哨岗。每当我想起那段经历我就忍不住笑。午夜刚过几分钟，海军部的一位厨师——一个小头目——驾驶他的 1948 年产的老式“追逐”牌汽车到了大门口，并向我祝贺节日快乐。他醉熏熏的，递给我一块刚炸好的特大火鸡腿，正当我要咬时，上士——很可能是海军陆战队里最严厉的军官——来查我的岗。我迅速把鸡腿藏进抽屉，把手指舔干净，站成立正状态。

虽然上士只问了几个简单明了的问题，但我的心都快跳出了胸膛。连队里的每一个士兵都很害怕他。当他探头查看我站岗的小木屋时，我一直在祈祷，上帝保佑，千万别让该死的上士闻到火鸡腿的香味。他边命令我重复口令边查看抽屉。检查完我的岗哨后他爬上了他的小型汽车直奔第二哨。当时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运气。当他走远后，我兴奋地叫了一声“吆喝！”

给乔治讲完这个有趣的故事，我们喝完饮料，吃完水果糕，继续小声闲聊。

“那个上士确实令你虚惊一场。”乔治补充说。

“是的。”我笑着说，“但是他也为军队付出了代价。”

“为什么？”

“每当我们清扫办公室，我们往他的咖啡杯里撒尿。”乔治听后禁不住大笑，差一点被噎着。

“嘘，”我伸手碰碰他的吊床，“小点声，别人会听见的。”

过了几分钟他又躺下来笑着说，“那真是有意思，你知道，如果我没有结婚，没有家庭，在此过圣诞我会觉的无所谓。”

“你有三个孩子，是吗？”我问。

“共四个，儿子乔治·朱列，女儿杰克、泰瑞和迪娜——迪娜最小。”

“是不是迪娜前一段时间生病了？”

“是，当时我真舍不得她，她要经常去看病。”乔治说话的语气里透着一种悲伤。“你不是要提前退伍吗？”

“是的，下次任务结束后我就可以回家，你呢？”

“我延长服役期至今年9月份，因为我已加入闪电游击队。”

“你到此差不多一年了吧！”

“差不多，”我说。新年刚过我们就到这儿来了。我们在芽庄刚一登陆时，迈克上校命令我们在达克芬扎营。“一晃这么长时间过去了。”

“没什么可后悔的，这一年学到的东西比过去23年都多。”

“是啊，战争就是如此，它能使你更了解你周围的人，更能使你认识生命中重要的东西是什么。”乔治不无赞同地说，“喂，已很晚了，该睡觉了，一觉醒来，天肯定大亮了。”

“会的。”我从吊床下面拽出一块降落伞的尼龙布盖在脖子上，向乔治说了声“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吉姆。”

雨已停，树枝上的雨点还滴个不停。依稀可见乌云已经东移，远处的闪电照得地面上的灌木丛隐约可见。和乔治的谈话使我的心情好多了，裹紧降落伞的尼龙布，很快进入了梦乡。

睡梦中听到我们西边不远处发生重重的爆炸声。“听起来

好像是手榴弹。”乔治嘟囔着说。我起身坐起，下了吊床，蹬上鞋子。

“有可能是我们设的诱雷被引爆了。”我边系鞋带边说。

“不知道。”隐约中我听到乔治正在调谐无线电台。深夜的空气潮湿阴冷，我用冻的发抖的手迅速解下吊床和雨披上的方便结，塞进帆布包。又一道闪电闪过，周围亮如白昼我看到乔治正在电台旁边，把听筒紧紧地压在耳朵上。

“听到……”

我的话被一声爆炸声打断，这次爆炸声比上一次更近一些。我穿上迷彩服，带上帽子，心跳骤然加速。

“好像是迫击炮声。”乔治屏住呼吸说。

“狗屁！”我急忙穿好弹药袋，拿起M-16冲锋枪，这时，又一枚炮弹呼啸而来。

“快躲到树旁边。”乔治大声说。我拉起帆布包的一个背带，飞快地转移到扁柏树的旁边。“轰隆！”第三次爆炸响起，震得地动山摇，差点把我们从地上弹起来。我躲在树的左边，乔治躲在右边。我听到电台发出刺耳的声音，但听筒被乔治紧紧地压在他的耳朵上，我根本听不清一句话。接着又是两声爆炸声。紧接着一阵沉寂。

“停战了。”我俏皮地说。

“这帮杂种用手榴弹的爆炸声来引诱迫击炮。”乔治补充说。

咚、咚……“又是七颗炮弹”，我说。我头顶着树干，用帆布保护着头。轰隆，一颗迫击炮弹在我左边炸响，我的心跳得更厉害了。“这下我们完了。”我心想。我和乔治紧紧地靠在一起，尽管衣服全湿透了，但乔治的体温我都能感觉到。

轰隆，又一颗炮弹在离我们更近的地方爆炸了。我好像有一种预感，敌人会在迫击炮的掩护下进行地面攻击。

轰隆，又是一阵地动山摇，弹片炸的树叶纷飞，有的弹片深深的插进了树干。

“快趴下。”乔治搂着我趴在地上。

“再趴低些我就得解开我的茄克衫了。”我很不自然地笑着说。

轰隆、轰隆！从左前方的爆炸声处蹿出两簇火焰，直冲云霄。地面在我的胸下颤抖，耳朵被震的嗡嗡作响。

我们的脸相隔不到两英寸，硝烟已把我吞没，我听到乔治在数每次爆炸的炸药量。“第四颗，一千、第五颗，一千……”

突然，我发现树冠上方，有颗炸弹“嗖”地一声掠过，“啊，他妈的。”我用胳膊搂住头，等着爆炸。“轰隆！”一道亮光闪过，在离扁柏树几米处，发出震耳欲聋的金属炸裂声，巨大的热浪冲向我的帆布包，越过我的头顶，直达我的大腿根。

“砰！”什么东西落在乔治右侧的稀泥里。“什么东西？”我抬头看看乔治，心想可能是被炸得七零八落的树干飞了过来。

“上帝，这是第七枚炮弹了。”乔治喃喃地说。我把包从腿部移到脚边。乔治四肢着地趴着，又一道闪电闪过，我看见他握着一片看起来像炮弹碎片的東西。“这是第七个。”声音里充满迷惘。

我拍着他的肩膀说：“不要丧失信心。”

“我快要疯了，但我要说话。”他伸手抓住我的裤管。“你决不能忍受，我相信没人能忍受这种精神磨难。”他拉着我的



手去摸冷却的钢板。我的手指摸到了铁铸的炮壳和碎裂的钢片。我估计爆炸的弹药筒有 6 毫米厚，可能是中国货。

“这种炮弹有一个导火爆炸点。”我说，“如果它不碰撞，就不会爆炸。”

“你确信吗？”

“是的。”我蹒跚地在黑暗中寻找着军用包。

“沼泽狐狸，我是狐狸 3 号。”乔治用微弱的声音对着无线话筒呼叫。

“狐狸 3 号，我是沼泽狐狸。”格瑞兹上尉回答，“请等待狐狸 1 号。”

“狐狸 1 号，请回答。”

“收到了，沼泽狐狸。”豪尔德回答。

“沼泽狐狸，我是狐狸 2 号。”英格兰插进来呼叫。“狐狸 4 号，请回答。”

“收到了，狐狸 4 号在旁边。”丘尔顿回答。

“我是沼泽狐狸。”上尉说：“请报出你们的位置。我们在看到一个信号弹后集合，完毕。”

我们听到“嘶”的一声静电干扰，“吉姆，我们拿上东西转移到三号地。”乔治把吊床和披风塞入帆布包。

“嗨，今晚圣诞老人可真没有给我们带来好运。”我背起包，小声对乔治说。

## 第 2 章

“巴克西”，黑暗中传来一个声音。“巴克西”是越南语中对医生的称呼。有许多柬埔寨人也这样叫我。

“在这儿。”我调整好背上帆布包的重量，一跃而起。

“我是梭恩，巴克西。”他急促地抓住我的胳膊，“邓格在我这儿，他受伤了，”17岁的邓格身材瘦小，在参加闪电游击队之前，他在西贡一家佛教寺院里当和尚。

“我知道。”我迅速地把背包放到地上，询问邓格的伤情。我的柬埔寨语不是很标准，但根据提示，他们也能明白我的话。邓格告诉我，他的伤口在胳膊上。

“我给他用了点吗啡。”梭恩说。

“让他倚着我的包坐下。”我拉着邓格迷彩服背弹药的后带，慢慢把他放在地上。

我跪在他的左侧摸到他的胳膊，顺着他的胳膊向上摸，我的心一沉。接近肘部处，我摸到了一个用破布作的止血带。

“他流了好多血。”梭恩担心地说。

我感觉他小臂处，迷彩服的整个袖子都被血染湿了，冷冰冰的。袖子被迫击炮炸得千疮百孔。把手伸进一个洞，我摸到了滑湿的硬骨，是他的小臂上的两个骨头。我估计有七八英寸的肉被炸飞，轰隆……两枚炮弹在稍远些的北面爆炸。

“怎么样，巴克西？”梭恩在黑暗中焦急地小声问。

“我号一下他的脉搏。”邓格斜躺着，我摸到他的手腕，他的脉搏微弱地跳个不停，达到一分钟 165 下。他不时地发抖。

“梭恩，告诉他，我们开始输液。”我说。

梭恩用柬埔寨语说了几句话，邓格立即用微弱的声音唱起圣歌。

“吉姆，”乔治叫我，“到这边来。”

“准备好转移了吗？”我刚站稳，乔治就拍着我的肩膀问。

“邓格的伤势很重，如果现在我们就转移，他必死无疑。”

“好吧，”他停了停，“你说应该怎么办？”

“给他输血清白蛋白。”我说。

“要多长时间？”

“两个小时。”

“你输吧，”乔治把手放到我的肩膀上，“我派一个排士兵，在你们周围构成一道环形防线，你们准备好转移时，通知我。”

“好吧，”乔治的决定使我感到宽慰，这是美国和柬埔寨真诚友谊发展的又一贡献。也给越南人上了生动的一课，领导力的核心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真诚，有了真诚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

“巴克西，”梭恩抓住我的胳膊，“还有人受伤。”在他后面，有人在急促的喘息。

“是谁？”

“豪，”梭恩告诉我。在黑暗中豪被两名柬埔寨士兵搀扶着。

“伤在什么地方？”我问。

“在胸口。”梭恩回答。

“让他坐到邓格旁边。”

梭恩说了几句话，我们放低豪，让他坐下，背倚着几根竹茎。

“我给他来点吗啡？”

“不，胸部受伤不能用吗啡，会杀死他的。”

“他咳血了吗？”

“没有。”

“巴克西，”一只手拉了拉我，“我是路西，我带有 M-5 急救药箱。”

“太好了，”我接过路西的药箱。性格活泼、留着卷发的路西今年 18 岁，是我们排的卫生员。尽管他不懂太多的药理知识，但人十分可靠。我在邓格和豪中间跪下，把药箱放在地上，然后碰了碰豪的肩示意他抓住我的手，然后我告诉他，直接把我的手放到他的伤口上，因为我看不清。

“哎哟，”什么东西像钢针一样刺了一下我的手臂，仔细一摸我发现一个铅笔状的、足有二英寸长的金属把他的左胸外撕成锯齿形开叉。我解开他的迷彩服，把手伸进去，想看看他的失血情况。他冰凉的胸脯上粘糊糊的，他整个的身体都在发抖，我感觉在弹片的周围，有液体渗出，但我认为，只

要他没有流太多的血，气体就不会从伤口溢出。

“嗖、嗖、嗖，”自动莱福枪声在环形保护圈的南部响起，听起来有点象 AK-47 苏式枪。我从 M-5 药箱中摸出听诊器，路西帮豪向前靠了靠，我拉着他的迷彩服的后面，听到了他的肺音。右肺声音很清晰，我很费劲的想去听左肺音，但听不到任何声音，有什么东西在阻挡着呼吸道。他咳不出来，我诊断他的胸壁和肺之间充满了血。

我的思绪被微弱的沙哑说话声打断了。有人在与乔治低声说话，从缓慢的西弗吉亚口音中，可以听出是英格兰的声音。他从坐落在一个西贡西部的部队调遣到了闪电游击队，他是一个沉默寡语、行动迅速的人。因为很少说话，我很长时间才慢慢地了解他，一旦我了解了，我就感到他有着不同寻常的深刻思维。

“吉——姆”。只有英格兰总把吉姆发成两个单音。

“什么事？”我站起来，冲着他。

“看，”他抓住我胳膊，“我想与你和乔治留在这儿，我的队伍在环形防线的东半部。”

“让他们彼此靠近，不要乱动。”我对梭恩说。

“假如他们要解手，就地解决。”英格兰说，“我们不受袭击就不许开枪。”

“好吧，上士。”梭恩嘟囔着。

“就这样吧，吉姆。”乔治说，“我带着梭恩和路西，掩护你们。”

我遁着粗喘的呼吸声回到邓格那儿，他仍倚着我的背包坐着，我的手托着他的脖子后部，把背包移到一边，慢慢地把他颤抖的身体放到地上。在他躺下时，为把他的腿垫高些，

我又从包中拿出雨披，叠起来放到他的脚下。然后，我用一个湿橡皮雨衣从头到脚把他盖上。路西离邓格的头很近，我让他移到邓格的另一边，我拿着药箱进了雨披。

有限的空间中，血味、汗味和橡皮味充斥着我的鼻孔。我从上衣口袋里拿出手电。路西一到雨衣下，我就打开了钢笔式手电，从邓格僵硬的脸上，可以显示出他的伤情十分严重。他的眼睛暗淡无神，豆大的汗滴从苍白的脸上淌下。他前臂内侧的肉已经从骨头上被炸飞。我发现在他肘下三英寸处，伸出了一条1/4英寸带血的白色脉管。尺管胳膊上缚着止血带，仍有血从裸露的血管里流出。

我从药箱里拿出一个医用钳子，钳住血管的终端，用一条黑色手术线系上。

“好了，伙计，我们可以给他输血清白蛋白了。”我从药箱里拿出了一瓶血浆递给路西，他把手伸出雨衣，轻轻地在竹秆上拍打瓶子。准备好后，我在邓格的手腕上找到一条清楚的静脉血管。在雨披下，邓格的体温升了上来，我能够感觉到从我鼻子上流下来的汗珠。

“把光线打近些。”我说。一只蚊子在我耳边嗡嗡作响。

我的脸离邓格的手只有几寸，我把针插入他的血管。“拿着它。”

我从输液管上取下钳子，看到延续生命的液体流入他的血管，让他有了活下去的信心。路西举着手电，我用消毒纱布包扎了伤口，并用专用绷带吊住了他的小臂——它将起到固定和清洁的作用。

“让我们量一下他血压，”我对路西说。

“轰隆”。好像是手榴弹的爆炸声，从我们环形保护圈的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东面传来。我从药箱中拿出血压表的护腕，量了血压，他的收缩压才 92。我十分着急，如果血压继续下降，他将支持不下去。我希望在我们转移之前，能够上升到 100 左右。

“关上手电，”我告诉路西，“用雨衣盖住豪”。手电熄灭后，我们又陷入了漆黑的夜里。

钻出雨披，湿冷的寒气扑鼻而来，呼吸中有股植物腐烂发霉的气味。从邓格那儿抽出雨披，放到我的膝盖下，移到不远处背靠竹子、坐着的豪的旁边。我小心的揭开盖着他的头的雨披，路西在他的另一边忙乎着。

调整一下雨披后，我在下面匍匐前进，接近豪的脸了，我听到短促的呼吸声。我放下药箱时，路西仍在雨披下。当他打开手电，照在豪因疼痛变形的脸。他的眼睛暗淡无光，皮肤青中带蓝。检查他的胸部，我看到一块金属片从他迷彩服的左边伸出。

和邓格一样，豪还是十几岁的孩子，声音还有许多稚气，我想，他的祖辈一定是爱尔兰人。当我们在霍高特时，我教他一首巴瑞·塞德的《绿色贝雷帽》歌谣，他的曲调唱得很好。

路西举着手电，我解开豪的衣服，然后，用剪刀把衣服与榴霰弹片分开。没有大的出血口，只有少量的血沿金属片渗出。我量了他的血压，他的压缩压也只有 97，像邓格一样，豪也十分危险。

“取出输液管。”我对路西说。我拿下脸上的水蛭，两指一捻，扔到地上。路西准备好血清白蛋白，我在豪的右手上找好血管后，把针插了进去。注射器抽满 100 万毫克的止痛剂，又把止痛剂注入输液管，慢慢地注射到他的胳膊里。“等



止痛剂发挥药力。”我告诉路西，我们在黑暗中足足坐了15分钟，偶尔从不远处传来大象的嘶鸣声。随着咔嚓一声，亮光充满了雨披下狭小的空间。“告诉他当我拔出榴霰弹片时，让他做深呼吸。”我一边在榴霰弹片周围缠纱布一边说，我的一只手压着他的胸；另一只手紧握着缠着纱布的弹片开始小心地拔出。简直像一根钉，倒钩着一根肋骨。

抓紧，我逐步加力开始拧。豪从胸腹中发出痛苦的呻吟，倒钩突然放松了它挂着的肋骨，从两肋间滑出。豪做了一个深呼吸，我用消毒纱布包了伤口。它最好能作为不透气的封口。我看着血淋淋的金属片时，路西用几个外用纸带盖住纱布。

“告诉他，我们要用注射器抽出他胸部的淤血，淤血抽出后，他会更好些。”我说，路西给他解释时，我已把针装到了注射器上。路西爬到豪的后面，撩起他的迷彩服，把手放在他的双肩上，使他的身子向前。我也移到他的背部，用指间在他的第十七、十八肋骨间，定了位，这将是我们的抽血处。用酒精药棉擦擦，我慢慢地把针推进他的两肋之间，注射器开始抽血。

“轰！”一枚炮弹射到环形保护圈的东面。

注射器抽满后，我把血斜射到丛林的地上。

这样做了六次，当注射器抽到第七次时，抽出了半管空气。血从他的胸膜抽出后，豪明显地呼吸舒畅了。我用纱布将针孔盖住，然后用绷带将他的胸部缠上。豪的情况好些后，我回到邓格那儿，看到血清白蛋白的瓶子已经空了。“把瓶子放下来，换上生理盐水。”我告诉路西。路西一换上生理盐水，我就又检查邓格的血压。血压升到了99。两个伤员现在情况